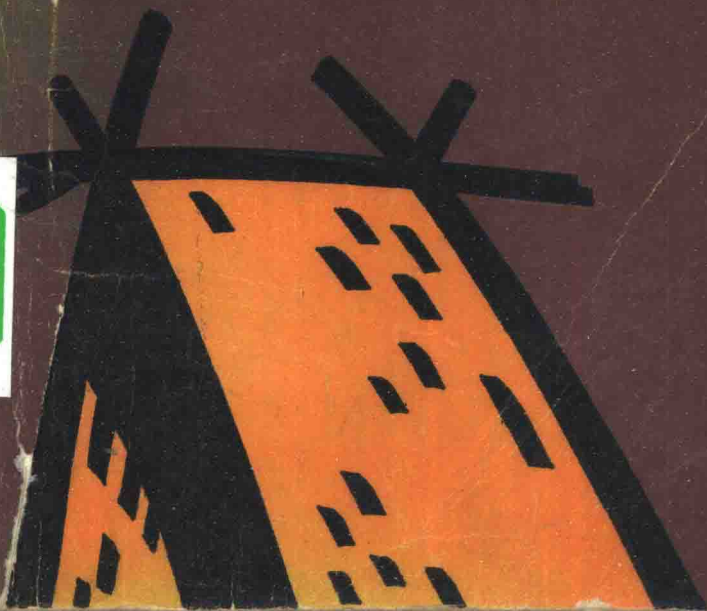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瓜棚柳巷

刘绍棠

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中篇小说集
瓜 棚 柳 巷
刘 绍 棠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76印张 10插页 306,000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2,42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11 定价：1.55元



刘绍宗

目 录

瓜棚柳巷	(1)
花 街	(46)
草 莽	(93)
苻水荷风	(137)
蒲 剑	(180)
鹊桥儿女	(224)
狼 烟	(269)
后 记	(401)

瓜 棚 柳 巷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
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——艾青：《我爱这土地》

—

十八里运河滩，象一张碧水荷叶，荷叶上闪烁一颗晶莹的露珠，那便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。

村外，河边，一片瓜园。这片瓜园东西八篱宽，南北十篱长，柴门半掩，水柳篱墙。篱墙外，又沿着河边的一溜老龙腰河柳，打起一道半人高的小堤。棵棵河柳绿藤缠腰，扯着朵朵野花上树；枝枝桠桠，上上下下，大大小小的鸟窝倒挂金钟。小堤下，水涨船高，叶叶扁舟，从柳荫下过来过去。

瓜园里，坐北朝南，柳梢青和女儿柳叶眉埋下八根柳桩立柱，离地三尺，支起两间瓜棚，也叫瓜楼。

柔韧绵长的红皮水柳，编织瓜棚四壁，四壁抹的是麦芋熟泥，镜子面似的平整，照得见面容身影，分得出男女老少。瓜棚的棚顶，铺的是父女俩从河边割来的蒲苇，棚顶起脊，瓜棚象是戴上一顶尖头的绿色斗笠。

两间瓜棚，一明一暗；明间住的是柳梢青，暗间住的是柳叶眉。

这个暗间，有门有窗；后窗外，垂柳依依，微风徐来，挂起一幅飘动的柳帘。

瓜棚下，盘起一座八字冷灶，六棱烟囱，冷灶旁堆放着几垛四四方方的青柴。青柴里有一捆捆野蒿，填进灶膛烧起来，袅袅的炊烟飘散着淡淡的香气。灶上一口七锅八补的铁锅，锅台上摆放着红土瓦盆、猫耳绿罐、青葫芦瓢、蓝花饭碗、大肚儿盐缸、细脖子油瓶，逢年过节才洒几点油花，挂在菜叶上看风景。父女俩削断柳枝当筷子，吃的是糠菜，喝的是河水，打鱼捞虾见荤腥。

瓜棚前面，只留一块落脚之地，落脚之地以外，便是布满瓜秧的一道道瓜垄。

千丝万缕的瓜秧四下蔓延，层层密叶，顺藤摸瓜，一个个斗大的西瓜象满地乱滚的青石碾子；不留神绊个跟头，金钟罩的脑壳也得磕出牛卵子大的青包，没有两膀子九牛二虎的力气，别想偷走。

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柳梢青在运河滩，还算不上高手把式；种西瓜是他爹的一招鲜，不是他的拿手戏。柳梢青的手艺，真见功夫，叫得响的，一是香瓜，二是面瓜。

他的香瓜匀溜个儿，滴溜儿圆，白的玉白，黄的金黄，摘下来带两片绿叶，更显得好看。从河边挑来两筒水，蹲在绿柳浓荫下，香瓜浸入水筒里，一个时辰捞上来，撕一片苇劈儿，轻轻划上一道，瓜分两半，甜脆爽口，蜜汁元汤，喝下去沁人心脾。他的面瓜，皮薄、肉厚、大肚囊儿，掰开来白籽红瓤，一篓蜜；有花面鬼脸的，有傻头傻脑的，一个个憨态可掬，逗人喜爱。远怕水，近怕鬼，生人吃柳梢青的面瓜，先得打听路数；贪吃嘴急，

张口就咬，噎得眼直，憋得脸青，鱼鹰子伸脖子，吃一个不饱，吃两个撑着，忍一忍，歇一歇，走两趟小水再吃也不晚；不过，撑着也别怕，跳下河兜几圈，不知不觉化了食，爬上岸来接着吃。吃过柳梢青的香瓜面瓜的人，没个够；人行千里，心也拴在他的瓜秧上。

谷雨前后，栽瓜点豆，柳梢青的瓜园花一开，就香气四溢。等到瓜熟时节，满天下香雾；南风一吹，弥漫方圆几里。于是，东奔西走的行人留步，南来北往的行船靠岸，吃瓜的人一窝蜂赶来。柳梢青手不闲，瓜垄里蹲下身子，拨开密叶选瓜，掐断蔓子摘瓜；柳叶眉脚不停，手提柳篮肩扛秤，运瓜卖瓜来回小跑。

然而，瓜长不到个头，熟不到火候儿，没米下锅，柳梢青也不摘。打躬作揖，磨破嘴皮子，柳梢青只是盘膝大坐在瓜棚上，二目一闭，石人不点头，只能望园兴叹；好象他不是卖瓜，而是嫁女儿。

柳梢青的性子，有点古怪。

二

瓜把式柳梢青，早已人过四十天过午，年交五十知天命了。

瘦骨嶙峋的大高个儿，大步流星的两条鹭鸶长腿，刻满深深皱纹的瓦刀脸，上唇一抹黑胡髭，一天到晚低眉顺眼不开口。刚入立夏他就脱光膀子赤着脚，一折三弯蹲在瓜垄里，头顶背烤着毒热的阳光，汗珠子嘀嘀嗒嗒洒落在瓜叶上；女儿不忍心，摘来一片荷叶，扣在他头上。女儿还织得一件蓑衣，下起瓢泼大雨，给他披身上。

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百闻不如一见；冷眼一看柳梢青，谁也看不出他是能工巧匠，更不相信他武艺高强。

柳梢青种瓜是家传，他的武艺却是得自外人传授。

十岁那年，也是在这一块巴掌大的瓜园里，他爹挑一副荆条大筐，走村串乡卖瓜，留下他看园。他爬上一棵老龙腰河柳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运河上，客运和货运大船，高高的桅杆扯满了白帆，好似行云流水，上京下卫，渔舟穿梭，赤身裸体的渔夫哼唱着哀伤的渔歌，抛撒巨大的渔网。突然，从一条闷罐官船的船舱里，撞出一个戴着手铐，蹒跚着脚镣的女人，扑通一声投河；押船的兵勇响起震耳欲聋的毛瑟枪声，打得河面象下雹子。柳梢青吓得手挽河柳的枝条，荡了个秋千落地，跑回瓜棚。

人影一闪，他眨了眨眼，只见那个投河的女人扒开瓜园的柳篱，钻进半个身子，正跟他的目光相遇，进退两难；他慌忙连打手势，叫那个投河女人钻进瓜垄，藏到密密层层瓜叶下。

闷罐官船靠了岸，两个兵勇跳下船，闯进瓜园来。

“军爷，买瓜吗？”柳梢青跳下瓜棚，笑脸相迎。

“小兔崽子，看没看见一个女逃犯？”两个兵勇中的小头目儿，横眉立目，狗脸下霜，粗声大气喝道。

“回军爷的话，没看见。”柳梢青喜眉笑眼，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，“我这两只金睛火眼，一只蝶虫儿飞过去，也能分出公母。”

快到正午了，天气闷热，没有一丝风，那满园的瓜香飘散不开去，凝聚在瓜园里，令人象喝下醇酒，迷迷糊糊，如醉如痴。

“摘几个瓜来解渴！”那个小头目儿早已垂涎三尺，大模大样地坐在瓜棚上吆喝。

另一个兵勇刚要进垄，柳梢青忙拦道：“军爷，您看不出成色，还是小子替您摘来。”

这个家伙正懒得走动，也就到瓜棚下歇凉坐等。

柳梢青走进瓜垄里，跪走爬行，掀开瓜秧找瓜，张开小手拍瓜，侧耳细听熟不熟。最后，他咬断一根青藤，摘下一个黑崩筋

的大西瓜，从瓜垄里推出来，向瓜棚下滚过去，累出满头大汗。

两个兵勇抢过瓜来，抄起瓜刀就宰，狼吞虎咽大吃大嚼。

趁这两个家伙只顾得吃瓜，柳梢青悄悄溜进那个投河女人隐藏的瓜垄里，轻声细气地小声说：“大婶，您别慌，也别动，我把他们打发走。”

两个兵勇吃下一个斗大的西瓜，又吞掉两个面瓜，三个香瓜，一个个变成了大肚子蝥蝥儿，走都走不动，哪里还迈得开脚步追逃犯。

“记上帐！”两个兵勇伸缩着脖子打饱嗝儿，双手搂着倒扣铁锅的大肚皮，鸭摆鸭摆地走了。

等那条闷罐官船解了缆，拨船回头，走出半里水路，柳梢青才向瓜垄里喊道：“大婶，出来吧！”

从密密层层瓜叶下，站起了那个投河女人，只见她人高马大，三十上下，虽然蓬头垢面，怀着就要临盆的身孕，可是从她那眼角眉梢，仍然看得出俊俏而剽悍的神采。

“好个侠肝义胆的小儿郎！”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，走到瓜棚下，象男人一样给柳梢青作了个大揖，“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大婶，您折杀了我！”柳梢青从瓜棚里找出一把砍柴的斧头，“我给您砸开手铐脚镣。”

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赏我两个面瓜吃吧，我先补一补身子。”

柳梢青答应一声，跑进瓜垄，一会儿，左手托着个花面鬼脸的面瓜，右手拿着个傻头傻脑的面瓜跑回来。

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定是几天水米不打牙了，接过这两个大面瓜，就象风卷残云，一扫而光。

“大婶！快把手铐脚镣砸开，逃命吧！”柳梢青焦急地催道。

“不必！”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抹了抹嘴，深深吸了一口

气，咬住嘴唇，全身叫劲，猛地大喝一声，两臂伸张，双脚叉开，只见那手铐和脚镣的铁链，一环一环地碎裂了；然后，两手五指并拢，就象柔软无骨，从手铐里抽了出来，双脚又一顿地，脚镣也绽开脱落了。

柳梢青目瞪口呆，惊呼道：“大婶，您好大气力！”

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微然一笑，问道：“孩儿呀，你想练出这一身功夫吗？”

“想！”柳梢青响亮地答道。

“那就跟我走吧！”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又拍了拍即将分娩的肚子，“我不光要传授你高强的武艺，这个肚子生下个女儿，还要白送给你当媳妇。”

“我得……问问我爹……愿意不愿意……”柳梢青害怕了，又想打退堂鼓。

“跟我走！”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陆地变了脸，伸出手去，掐住柳梢青的手腕。

柳梢青只觉得全身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张口结舌，想喊也发不出声；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转身，把他背在背上，健步如飞而去。

柳老爹卖瓜回来，儿子早已被人拐走了；四处寻查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无影无踪，也就听天由命了。

过了几天，渡头路口，村墙庙门，官府张贴告示，画影图形，悬赏严拿义和团的逃犯武大师姐。柳老爹暗暗祷告上天，保佑这位武大师姐逢山有路，遇水有桥，死里逃生，可没想到正是这位武大师姐劫走了他的儿子。

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柳梢青一走三十年，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柳叶眉，从关外重返运河滩。

柳老爹还活着，已经七老八十了，柳梢青从老爹的手里接过

这块瓜园，闷声不响地继承祖业，种瓜为生。关于他一走三十年的行踪下落，他守口如瓶，连柳老爹也问不出片言只语。三年两载，他种出的瓜都是上等成色，柳老爹见祖辈的手艺没有失传，也就闭上眼睛，撒手归西，含笑九泉了。

柳梢青是个打不开的闷葫芦，敲不响的梆子木鱼，可是，瓜园并不冷清寂寞，从早到晚回荡着柳叶眉那百鸟闹林的笑声。

三个姑娘一台戏，柳叶眉一个人就能唱两台。

三

原来，柳梢青被武大师姐带走，下了关东，走在半路的一片草甸子上，武大师姐果真生下一个女儿。娘儿仨相依为命，一路北上，走到一条水天茫茫的大江边，江上不见船影，插翅也难飞过去，不得已就在江边的一个小小荒村落了脚，砍倒一块蓬蒿，搭起一座马架，隐姓埋名过日子。

柳梢青长到二十六岁，武大师姐的女儿也十六岁了，就给他们在马架子里的对面炕上完了婚；两年之后，柳叶眉落生。柳叶眉三岁，母亲死了，跟着姥姥长大。又过了十年，武大师姐一病不起，穿上装裹躺在麻绳高粱秆的停尸床上，圆睁两眼，瞪定了柳梢青不咽气。柳梢青从老岳母的眼神里明白，找来一把牛耳尖刀，跪在床下，点手叫柳叶眉接过刀去，刀尖顶住他的心口，一字一泪说道：“娘呵，孩儿胆敢再娶，死在眉子刀下。”武大师姐的脸上飘过一抹浮光笑影，眼角淌下两颗慈心泪，一缕轻烟咽了气。柳梢青掩埋了老岳母，倦鸟思林，人老想家，这才带着女儿回乡来。

柳叶眉从打呱呱坠地，就被姥姥百般宠爱。武大师姐是个大刀阔斧的性格，雷鸣电闪的脾气，柳梢青有个言差语错，不顺她

的心，不中她的意，开口就骂，举手就打，抬腿就踢，传授柳梢青武艺，柳梢青的手脚稍一怠慢，抡起藤条、刀背、枪杆子，没头没脑地狠抽毒打，抽打得柳梢青满身青一块，紫一块。她管这叫棒头出孝子，不打不成材。武大师姐也很不喜欢女儿的柔弱，恨她是一朵挺不起腰的藤萝花，骂她是一条扶不直的井绳，从小不给好脸子看。然而，在柳叶眉身上，武大师姐可就象太阳从西山出来，跟她那铁石心肠的风火性儿，判若两人了。

武大师姐就象前世欠了外孙女儿的情，这辈子当效犬马之劳，结草衔环以报。女儿躺在炕上，她亲自动手，把柳叶眉接到人间。这个毛茸茸的小生命落地哭出头一声，武大师姐就象听见的是莺声燕语，眉梢生喜，喜泪满腮。也是天生的缘份儿，柳叶眉一出满月，爹娘抱她，她就象小脚丫儿扎满了葛针，踢蹬着小腿大哭；可是一到姥姥的怀里，粉嫩的圆脸蛋上还挂着几颗泪珠儿，马上眉开眼笑了。从此，柳叶眉日夜粘在姥姥身上。武大师姐一辈子不喜欢围着锅台转，只爱风来雨去下地耕、耩、锄、耨，也只得足不出户，看家、做饭、哄孩子，而且心甘情愿。轻荡摇篮，柔声低唱一支又一支的催眠曲，哄柳叶眉入睡，院里猫咪狗咬，墙外鸡鸣鸟啼，她都要手提一根哨棒，赶走猫、狗、鸡、鸟，怕吵醒了柳叶眉。柳叶眉有个头疼脑热，她更是心如汤煮，六神不安，两天不退烧，她就要一步一个响头，磕到娘娘庙求签问卜。

柳梢青是个更名改姓的倒插门女婿，在这一家里地位最低，女儿柳叶眉的身份都高他一头；所以女儿象山中的果子河边的花，疯了秧的瓜蔓儿一样野生野长，他也不敢吭一声。

武大师姐一心想叫外孙女儿顶天立地，自幼就把柳叶眉当男孩子打扮，不留辫子，只梳抓髻，也不穿红挂绿，搽胭脂抹粉。每天打拳踢脚，飞刀舞枪，并不教她做饭炒菜，针黹女红，还放她跟男孩子们爬树登高，下河凫水。柳叶眉胸前凸出两颗花

苞，还不知道男女有别；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来了月信，吓得她大哭大叫跑回家，武大师姐才点醒了她，悲叹一声：“姥姥痴心妄想，你到了儿是个玉女，不是金童……”于是，柳叶眉这才脱下男儿装，换上女儿衫，花花草草地穿戴起来。武大师姐远瞧近看，头上脚下打量，柳叶眉那俊俏而又剽悍的神韵和风采，活脱是自个儿当年那黄花闺女时代的影子，也就转悲为喜了。

柳叶眉跟着爹爹回到家乡运河滩，生成的野性难改，跟京门脸子长大的姑娘们不搭调；她的嘴巴没遮拦，百无禁忌，话从口出，不知深浅，常常臊得那些扭扭捏捏的姑娘们双手蒙住脸，捂死了耳朵。她只觉得穿着汗湿的褂子，又塞进一大把麦芒儿，浑身不自在，也就不再结交这些酸溜溜青杏味儿的女伴。

小小瓜园，方寸之地，又孤悬柳巷村外，除了买瓜的人，很少有人串门；老爹一天难开几回口，柳叶眉十分闷得慌，嘴又闲不住，就在老爹身边叽叽呱呱，打定主意要敲响这个阴沉木的木鱼。她一个人能唱两台戏，吵得她爹也难免忍不住，哼一哼，笑一笑，她就拍着手儿大叫：“烧香赏香钱！”于是，笑声象一串银铃叮咚响，半入河风半入云，香雾中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

一年小，两年大，柳叶眉也十六岁了；她娘就是在十六岁这一年，跟她爹拜了花堂。柳叶眉倒没有想过坐上花轿，鼓乐声中离开这片瓜园；可是，好象也朦朦胧胧觉得，身边得有个调笑打趣的人，心里才高兴，日子才快活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登门来见柳梢青，想拜师习武。

柳梢青种瓜，是家传的手艺；不但不传外人，就连女儿也秘而不宣。女儿脸朝外，一嫁出去就是外姓人；手艺传授女儿，等于另立分号，不能只此一家了。所以，家传手艺都有个铁打的规矩，只能传授不出门的儿子和搭进门的儿媳。柳梢青的武艺，得自武大师姐，武林的规矩也是艺不出门，只因柳梢青是个倒插门

的女婿，身份与儿媳相同，武大师姐才传授了他。

柳叶眉虽然守在老爹身边，可并不通晓种瓜的奥妙，虽然也跟姥姥学过刀枪拳脚，可并没有得着武大师姐的绝技。

蔫人出豹子，柳梢青人虽蔫而有主心骨儿，他要等到柳叶眉也给他招来一个称心如意的倒插门女婿，才肯把种瓜的诀窍，武艺的高招儿，翻箱倒柜，抖落包袱底儿，点水不漏地传授给小两口儿。

这个想拜师习武的人碰了壁，一不气恼，二不灰心，反倒每晚都来瓜园串门，陪伴柳家父女讲古论今，妙趣横生，又会吹一支洞箫，悦耳动听，日久天长，他很讨柳叶眉的喜欢，柳梢青也解除了戒心。

此人也是柳巷村穷门小户的子弟，姓吴，小名秤钩儿，上学念书，有了大号，就叫吴钩，眼下是个教书先生。

四

柳巷村口，一道弯弯河汉，小桥流水，岸上两间茅檐低小的棚屋，就是吴钩的家。

穷门小户，孤儿寡母，哪里上得起学？吴钩能进城念书，而且当上教书先生，其中大有故事。

吴钩八岁，就到邻村一个大财主家当牛倌，清早头顶着星星赶牛到河滩，夜晚脚踏着月色牵牛回村转，一筐筐装不满的小人儿，成天哄着几头恶眼凶牛，吃的是残汤馊饭。

一连放牛三年，有一天他牵牛进棚，刚关上栅栏门，大管家打发人把他叫到帐房。吴钩站在帐房门外，听大管家在窗里传话：“秤钩儿！打明天起你陪少爷念书，不必河滩放牛了，快到上房磕头。”

这个大财主，三妻四妾，又妙峰山进香，东岳庙拜佛，雇几个高眼的阴阳先生看风水，年过花甲才得了个金枝玉叶的儿子。大财主一心望子成龙，八抬大轿从北京搭来一位老拔贡教专馆。这位老拔贡在翰林院打扫过字纸篓儿，学富五车零一船；当面跟大财主立下军令状，只等张大辫帅从荷兰公使馆二度出山，扶保小皇上坐定了龙庭，大清国开科取士，他敢保小少爷不中个状元，也得中个榜眼，中了探花啐他的脸，可就是一要舍得金银，二要舍得皮肉。挥金撒银大财主都舍得，小少爷皮肉吃苦那还不如刮了他。老拔贡知多见广，仿照宫中小皇上念书的规矩，给小少爷找个替罪的伴读；小少爷念书不用心，淘气不听话，就拿这个伴读替罪，这叫打马骡子惊，杀鸡给猴儿看，小少爷也就乖乖地学而不厌了。大财主连叫：“妙，妙，妙！”就想到了小牛倌秤钩儿。

书房座落在后院的花树丛中，三间幽雅的瓦阁，窗前几株翠竹，古色古香，十分清静。老拔贡端坐高台，沉着一张连阴天的长脸，瞪着两只白内障的死羊眼，拈弄几茎稀稀落落的猫须；面前一条长案，案上几卷黄绫经书，三只脚的铜炉燃点着细细的檀香，活象是从城隍庙里搬来的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。案前一步，便是小少爷和吴钩的座位。小少爷的面前是一张紫檀书桌，花梨木太师椅上铺的软缎丝绵坐垫；吴钩的面前是一张白板方桌，坐的是一只瘸腿春凳。

老拔贡的脚丫子迈进了民国，脑瓜子可还留在大清的门槛里；遗老思想，痰迷心窍，一心想教出个状元及第的徒弟，他也好人死留名。怎奈这位小少爷是一只绣花枕头，论肚子实在是个草包，眉眼儿透着鬼头，可是一打开书本就呆若木鸡。老拔贡急于求成，不择手段，于是就鞭打快马；吴钩虽然聪明绝顶，过目成诵，却不得不代人受过，每天满头青包，满身鞭痕，屁股肿得不

敢挨一挨凳子。小少爷见有人替他挨打，更加有恃无恐，不把念书放在心上；而且，为了消愁解闷儿，故意装傻充愣，一边看着吴钩挨打取乐儿。吴钩真是一字一泪念了几年书。

小皇上不但没有坐定龙庭，而且被赶出了紫禁城，跑到天津日租界花天酒地去了。小少爷早已腻透了诗云子曰，只想赶快钻进红绡帐里戏鸳鸯；大财主也如梦方醒，只想赶快儿孙满堂，接续香烟，一年给小少爷连娶了三房如花似玉的媳妇儿。于是，当年被奉若神明的老拔贡，一下子被弃之如敝屣，打起行囊铺盖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回北京解豆芽儿去了。

专馆关门，大财主又叫吴钩扛小活儿，吴钩打听到通州城里开办了一个县立师范学堂，不但念书，而且管饭，就前去投考；大财主翻了脸，逼他包赔念了四年专馆的学费和饭钱，吴钩为了求学，只得立下一纸欠债的文书。

毕业以后，吴钩被拨到乡村教小学，每到月头儿，他那点薪水都被大财主的帐房先生取走，一个子儿也到不了手；八年了，本利没有还上一半，他已经二十六岁，也还没有妻室。

吴钩虽然眉清目秀，穿上长衫，温文尔雅，书生气十足，却有一身力气，两只巧手；他的薪水分文不剩，只得又租种二亩河滩地，娘儿俩糊口。每天放学回家，他把长衫脱下来，洗净晾干，叠放枕下，然后光着膀子下地；人家是戴月荷锄归，他却是戴月荷锄去。

他每晚带着那支洞箫，到柳家瓜园串门，已经半个月了。

坐在瓜棚上，瓜香月色中，吴钩为柳梢青和柳叶眉吹奏一曲，河风飘荡着箫声。

“吴钩，你一个文墨书生，学什么刀枪拳脚？”一天，箫声刚落，柳梢青忽然闷葫芦打开了塞儿，疑疑惑惑地问道。

“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，还想吞并中国。”吴钩声音低沉，

喉咙哽咽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想学一点武艺，再教给学生。有朝一日投笔从戎。”

柳梢青又闷头抽烟，沉默不语了。

“吴大哥，我来教你！”柳叶眉突然喊道，“不知你看不看得起我这个毛丫头，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？”

柳梢青并没有阻止。

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能者为师。”吴钩开口文言文，习惯成自然，“我愿在小妹门下执弟子礼。”

“五更天，头遍鸡叫，你到瓜园外的老龙腰河柳下见我！”柳叶眉发号施令。

吴钩回家去，一灯如豆，还要给小学生批改作业；一觉醒来，已经家家雄鸡报晓，连忙赶到瓜园外，柳叶眉正挽着裤腿，从河边大笕挑水。

“迟到了！”他连连说，“惭愧，惭愧。”

“回去！”柳叶眉怒气冲冲一挥手，头也不回进瓜园，砰地一声反手关上柴门。

晚上，吴钩又到瓜园来，柳叶眉已经满天云雾散了，又纠缠着吴钩给她讲古，听完一个故事还想听；一个又一个，眼看半夜了，柳叶眉才放吴钩走，约定还是梆打五更，鸡叫头遍，老龙腰河柳下见面。

吴钩精疲力竭，头一挨枕就睡到了天麻麻亮；赶到河边，柳叶眉正坐在河边洗脸梳头。

“是你缠着我说故事，我……才起晚……”吴钩低声下气地说。

“回去！”柳叶眉冷若冰霜，铁面无情。

吴钩当天晚上又来瓜园串门，柳叶眉又早已消了气，缠着他吹箫；直吹到半夜才放他回家，还是约定那个时候儿，那个地